

聊齋誌異
(鑄雪齋抄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聊齋誌異

下

〔清〕蒲松齡著

（鑄雪齋抄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聊齋誌異卷之九

般陽清樵 齡柳泉甫著

邵臨淄

臨淄某公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入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安言一至于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既嫁，悍甚，搥罵夫婦以爲常。卒不堪其虐，忿鳴于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必拘審。既到，略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宜有傷心于閨闈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佳僕。以下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于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說之。請與同居。客喜。携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凡之于性不喜游曠。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嘿卧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則筆研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

靖湖鑄雪齋

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則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抄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予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請讓予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笑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恠余何陶固謂不效于曰我非人寔鬼耳余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廉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笑陶問考廉官爲何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驚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得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悉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賦門碑獵取

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
有子耶陽世所以陋劣俾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
耳陶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嘆曰僕
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適遭先生相從地下陶請
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討三窟官之者遂罷教十年游
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
即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二人大縣可知縣正師曠司庫和
嶠是也僕自念命木讷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僕
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閨
煩于味與時持香炷于東野三呼却惡我便至乃出則去陶

端湖鑄雪齋

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收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
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達于場中相邂逅。
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東。炳爲禮。少年亭以玉簪。
度護婉陶甚愛之。便問于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
笑。關中七則作遁半笑。細審主司姓名。裴具選出。奇人也。
陶扇爐進酒。因問關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執經論
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辟固多。而世風余邪奸情
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
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如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
其耳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具悉言勿隱。

弟家雖不佳。頗爲痛快。表擬天魔。殄威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台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后。不痛哭。始爲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由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子曰。無須。子晉奉琴。非無意者。目既西。方果來。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執。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面與于共榻寢。自此爲常。方無恙。不至陶亦無方不惟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悉然流涕。二人

蠡湖鑄雪齋

極意慰釋涕始止然相對默然殊不可堪方曰遠聞大巡環
張桓侯將軍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亦有翻覆十
聞之色喜陶詢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
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拉方
俱去兩夜始返方鴈謂陶曰君不負五兄耶桓侯前夕至
裂碎地膀上名字止存三之一編閱遺卷得五兄甚喜
荐作文南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
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間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祇無鄉土
又不忍忍然于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
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碍但有嚴君須先問白于曰審知

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何如。陶的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莊。任子超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歡音。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淹塞。生非其時。此科之分十之一。后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欽中止。子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嚔。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

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吾至久矣。」言已，請入拜母。荀方謙却還家，媼入曰：「夫人產公子矣，沈然而醒，大可之。」是日，陶言遠與夢符，乃知兒卽子晉。后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尚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浴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止，乃呼陶入。陶鳴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隔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去。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后，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于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

過口成誦試之也文不能也八九歲有目朗徹宛然一子
晉矣陶陶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廣宮多遭誅遣貢
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厭志
前途隱居教弟嘗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室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
又其生平啗啞如霹靂聲才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急
表世以將軍好武遠近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煩矣
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河暮也

王阮亭云教科來開節公行非數名即墮斯說有桓侯
亦無如何免悲哉

狂生

劉學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初
不以窮厄為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
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若輒受導題
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為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詣
持刺登堂刺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
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而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立一笑不能
耶言之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城門令
尹耶生掉臂竟下大聲曰生負無門之可城刺史益怒執之
訪其家居則并無田宅惟携妻在城壕上往刺史闥而釋之但

遂不令居城垣朋友憐其狂為買數天地購斗室為入而居
之嘆曰今而後畏金吾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刻人于市而面者奈我何
哉然彼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無門可滅則怒者
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
不輕于人乃以口腹之累累公堂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郡庠父母早亡遂以得蕩自廢家
不中味而性好脩飾余獨資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城坊而去
酒醒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翠香肌

嵒湖鑄雪齋

上宅膳貴家廢第恒多怪異心知其孤亦不忍入而叱曰爾婦
豈容斯睡二人連連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紵袴一帶上繫針
囊大悅恐其竊去藏余中而抱之俄一蓮頭婢自門躍入向劉
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遣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返
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為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
字八仙共卧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遙富川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
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復返曰大姑
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祥合遠與之言反遭詬厲但候時日以待
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
歸閉門而坐忽雙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郎手執四角而入曰

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顏頰醉
態。傾絕人寰。喜極為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
見劉四股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押抱之女。嫌
膏水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凉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凉人。何遂
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耻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
從此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
繡履一雙。來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
親賓。求觀者皆以賞酒為勸。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作別語。
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妻欲携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
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

嶠湖鏤雪齋

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即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逾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中遇女即騎款段馬老僕輕之摩肩過反啓障紗相窺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愿劉亟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卧榻者耶劉始悟為胡叔僚婿之詎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婦將以省親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繁山之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嫗又一少年先在執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婿并揖就坐少時酒炙紛綸談笑頗洽翁曰